

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共和国三十年代女作家群

# 长长的流水百合花

顾问：冰 心  
主编：阎纯德

琳 翠 琳  
宁 菲 宁  
康 玉 康  
玉 玉 玉  
.....

志 真 志  
璞 璞 璞  
溪 溪 溪  
岩 岩 岩  
真 真 真  
向 向 向  
茹 茹 茹  
刘 刘 刘  
宗 宗 宗  
柳 柳 柳  
柯 柯 柯  
杲 杲 杲



|     |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|
| 登录号 | 120485 |
| 分入  | 1217.1 |
| 种次号 | 014    |

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# 长长的流水百合花



石油0111714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长的流水百合花/阎纯德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5. 8

(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)

ISBN 7—5059—2288—2

I. 长… II. 阎… III. 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5) 第 13486 号

长长的流水百合花——20 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阎纯德 主编

\*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\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2 插页 385 千字

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 300 册

ISBN 7—5059—2288—2/I·1658

定价: 18.80 元



# 共和国三十年女作家群

顾问：冰 心

主编：阎纯德

# 长长的流水百合花

孙瑞珍 李杨杨  
阎纯德 白舒荣  
编

阎纯德 主编

20世纪华夏女性文学经典文库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丁 宁             |     |
| 幽燕诗魂.....       | 1   |
| 韦 芑             |     |
| 埋藏的明珠.....      | 9   |
| 仇智杰             |     |
| 明天 .....        | 22  |
| 司 丁             |     |
| 五颗鸡蛋 .....      | 38  |
| 刘 延             |     |
| 红皮日记和桦树皮信 ..... | 52  |
| 刘 真             |     |
| 长长的流水 .....     | 60  |
| 黑旗 .....        | 78  |
| 毕 方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“二级半” .....     | 101 |
| 邢院生             |     |
| 春寒.....         | 116 |
| 李蕙薪             |     |
| 医生的权力.....      | 133 |
| 里 扬             |     |
| 归来.....         | 142 |
| 陈桂珍             |     |
| 钟声.....         | 163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宗 璞          |     |
| 红豆·····      | 172 |
| 弦上的梦·····    | 201 |
| 季 康          |     |
| 蒙帕在幻想·····   | 226 |
| 杲向真          |     |
| 喜梅和她的老师····· | 248 |
| 欧阳文彬         |     |
| 登山路上·····    | 278 |
| 贺抒玉          |     |
| 琴姐·····      | 284 |
| 茹志鹃          |     |
| 百合花·····     | 296 |
| 剪辑错了的故事····· | 305 |
| 柯 岩          |     |
| 癌症≠死亡·····   | 325 |
| 柳 溪          |     |
| 爬在旗杆上的人····· | 367 |
| 柏鸿鹄          |     |
| 勐别姑娘·····    | 391 |
| 益希卓玛         |     |
| 美与丑·····     | 405 |
| 葛翠琳          |     |
| 飞翔的花孩儿·····  | 418 |
| 鲁秀珍          |     |
| 窗帘·····      | 431 |
| 谭家昆          |     |
| 勿忘我·····     | 440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潘 青             |     |
| 民事庭长.....       | 448 |
| 露 菲             |     |
| “顶峰”下面的问号 ..... | 461 |



**丁 宁**

笔名阿丁、紫丁，1924年生，山东文登人。曾任胶东文协编辑、南京市文艺处处长，文化部、中国文联政策研究室负责人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散文集《冰花集》、《心中的话》、《半岛集》（与江波合集）及《丁宁散文集》。

## 幽 燕 诗 魂

大海哟，你是最美的诗。

你广阔的胸怀，深深藏着一个纯洁的诗魂。

诗魂呵，你回来吧！

十多年前，渤海之滨，秀丽的北戴河，有个小小的文学界的疗养所，每年一进暑期，便活跃起来。作家、文学工作者，还有艺术家，三三两两，陆陆续续，汇集到那里，让碧波洗涤身上的风尘，让清风拂去额上的汗渍。良辰美景，岂肯辜负，勤奋的作家，铺开新的稿纸，继续埋头写作。

一九六一年七月初，我第一次来到避暑胜地。当日，便去观赏大海。那大海，浩浩渺渺，无边无际，只觉得它太深奥莫测了。归来，疗养所的餐厅，响彻着热烈的争辩，原来，几位同志正在探讨大海的秘密。大海，有时和悦，有时狂暴，是善良还是凶恶？对它的性格究竟怎样理解？

“只要肯去理解。它包涵着人民的肝胆和智慧。”

这个具有独到见解的人是谁？原来他就是杨朔同志。他一向恬静优雅，不善于与人争辩，但他生长在大海之滨，热爱大海，也理

解大海，所以他的论点具有权威。

杨朔是个被人尊敬的同志。他衣着整洁，文质彬彬，但给人的感觉，似乎形单影孤，内心深处，好像埋藏着神秘的东西。我和他同在一个单位工作，但却并不了解他。

初时，当他的简单的行装——一只破旧的旅行包，被提到一座红色小楼的一个房间时，他推三让四，不肯碰那楼梯，原来那小楼是疗养所的头等住处，多年习惯于戎马倥偬，风餐露宿生涯的杨朔，自然不肯特殊。

“楼上可以眺望大海。”

“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

在同志们热情地催迫下，杨朔终于踏上了小楼。

第二天一早，饭厅里又是谈笑风生。杨朔用诗的语言在描述他夜卧小楼最初一宵的感受：大海的狂涛，有如千军万马，他仿佛又回到炮火连天的战场，陶醉在杀敌的激情之中；夜阑人静，风声，涛声，组成雄壮的交响乐，那是真正悦耳的催眠曲，一直把他送到奇妙的仙境……。他的结论：大海是最美妙的诗。

当晚，正值明月之夜，同志们三五成群，在海滩上踏着月光欣赏海的夜景。只见水天茫茫，银波闪闪，大海更宁静，更神秘；轻轻拂岸的浪花，一卷卷，一丛丛，如歌如诉。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背诵：“……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……诵明月之诗，歌窈窕之章……”。有个人向一位画家提出，请他画一幅大海夜景，那画家未及回答，杨朔便说：“大海、夜景并不难画，难的是如何画出大海深邃的心胸。”又有一个同志提议，每人背诵一首诗，不论旧体或新诗，但都必须带一个“月”字。轮到杨朔，他以优美的姿态，清亮的口齿，吟咏苏东坡的《水调歌头》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……”当吟到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时，他的声音，突然暗哑，神情迷离。我不禁猜想，他在怀念战友或亲人，也许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心上的人？

接着，作家们论起诗来，都认为苏轼这首词，意境很深，艺术高超；天上、地下、幻想、现实，都融为一体。在古人的诗词中，可算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。

杨朔对苏东坡的诗，有独特的喜爱。有一次，他出游归来，兴致很好，疾笔录下苏轼另一首词。那词的下阕是：“谁道人生无再少，君看流水尚能西，休将白发唱黄鸡。”他赞美东坡居士在这首词中，表现了积极乐观的思想。他说：“古人尚且如此，我们共产党人又怎能不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呢！”

他不仅喜欢诗，而且有自己的见解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，他写小说和散文，也常常寻求诗的意境，他说：“我向来爱好诗，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。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、思想、感情，耐人寻味。”至于什么是诗意，他认为：“杏花春雨，固然有诗，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，更富有鼓舞人心的诗力。你在斗争中，劳动中，生活中，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，使你激昂，使你快乐，使你忧愁，使你沉思，这不是诗又是什么？”

杨朔的确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诗，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诗的意境之中。他自有个人的生活情趣，他喜欢沉思，也乐于和同志们聊天，在交谈时，爱寻求话题的意义和其中的哲理。他的房间，总是静悄悄，偶尔，微风传出轻轻的朗读声，那是他在读外文，在吟咏诗词。

清晨，他独自出去，海滩上留下一串串的足迹，山林之间，也传送着他徘徊的脚步之声。出游归来，薄薄的衣衫，沾着露水侵袭的痕迹，斑斑点点。

有时，我问他：“你独自散步，不觉寂寞？”

他说：“不，我和大海说话。”

“那林深之处，可有乐趣？”

“野芳发而幽香，佳木秀而繁阴。”他读着欧阳修“醉翁”的佳句，乐在其中。

夜来风雨，休养所的果园中，低矮的苹果树，瘦弱的碧桃，东

倒西歪，有的匍匐在地，像受了欺凌的孩子，杨朔一大早起来，怀着怜悯之情，拿起铁铲，用心地把它一棵一棵地扶起来，给它们培上新鲜泥土。休养所的管理员老赵，是个纯朴勤劳的“园艺家”，杨朔很佩服他。老赵把一大片果园修梳得很出色，鸭梨、蜜桃压弯了枝头，各种品种的苹果，香飘十里。杨朔常常赞叹说：“老赵干起活来不仅灵巧，而且优美，既有节奏感，又富于音乐性，劳动确实创造了艺术，老赵是真正的艺术家呵！”

老赵从桃树的折枝上，摘下一个大桃儿，亲热地送给杨朔，那桃红扑扑，水灵灵，杨朔把它当作爱物装在一只盘子里。幽默地问老赵：“是不是从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偷来的？”老赵憨直地分辨：“哪能是偷的？那是咱自己树上长的，一点不假。”老赵告诫杨朔，那桃是个“吃物”，不是个“玩物”，得赶快吃掉。杨朔不以为然，说：“这是你创造出来的艺术品，怎能忍心毁掉！”老赵迷惘不解，憨厚地摇着头。

杨朔生在胶东半岛上最富于神话色彩的“蓬莱仙境”，少小离家，常怀念自己的故乡。每当谈起家乡事，便津津乐道，有滋有味。他对胶东军民在战争年月的斗争事迹最感兴趣。我给他讲了再讲，他总是眯细着眼睛听不够，有时听着听着，大声发出惊叹：“那是动人的诗呵！”有一次，我给他讲我的一个同学打鬼子的故事：她生得很好看，在一个战时中学读书。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，她一个人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，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床底下，一群鬼子闯了进来，她没等他们发现，就挺身而出，站在鬼子中间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“轰”一声，她手中的手榴弹爆炸了，鬼子、汉奸倒下了，……

“她怎么样？”他急切地问。

“她吗，只是受了伤，没有牺牲。后来我上医院看她时，一头秀美的黑发没有了。”

“简直是奇迹！也许是神仙保佑了这个勇敢的姑娘。可是她现在哪儿？”

“那就不晓得了。”

接着，长时间的沉默。我发现他脸上有浓重凄苦的表情。我不禁联想到关于他的一个传说：

很久以前，大约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時候，在家乡认识一个姑娘，长得很美，他们渐渐有了感情，互相信赖。后来他离家参加革命工作，分别时，海誓山盟。后来，在漫长的年月，那姑娘一直等着他。光阴箭似地飞逝，一年，两年，姑娘由二十变三十，但心上的人总也没有影儿，敌人闯进她的家乡，她忧郁变为绝望，竟与世长辞了。等到战争结束，他返回故乡时，那姑娘的魂魄早已不知飘游到哪里。但他却一直在寻找。

这个故事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恐怕谁也没有问过他。问他做什么呢？若是真，何必触动他那伤心处？若是假，更没有必要戳破这动人的佳话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一直单身地生活着，人们都感觉在他的心上是有个人儿存在的。

杨朔有一件最珍贵的东西，是个封面已经破烂的本子，他总是把它带在身边。那里面记载着他在战争中经历和采访的丰富的斗争故事。每当打开这本子，他便骄傲地说：“这里边都是诗呵！”本子里，除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以外，还夹着一些花草的标本。其中多半是在朝鲜战场上采集的，有野迎春，天主花和粉红的金达莱。这些早已失去生命的植物，连光泽也褪去了。杨朔看着它们不胜叹息地说：“但愿世间花不谢，叶不落，一切美好的东西，都永远保持着生命。”他说，他的这些标本，每一个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其中，他特别给我讲述了那朵粉红色的金达莱。那是一位志愿军女英雄送给他的。那女英雄姓宁，是志愿军的医生，在一次敌人的大轰炸时，女医生受了伤，昏了过去，苏醒以后，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：“医生，医生！”她转身一看，一个同志埋在土里，一直埋到胸口，于是她忍着疼痛，扒呀扒呀，十个指甲都流了血，却还是扒不出来。炸弹还在爆炸，埋在土里的同志叫喊着：“你赶快走吧，别管我了。”可是

她坚决地说：“不！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。”后来，她终于把那位同志扒了出来，背在身上冒着弹雨往前跑。路上又碰到一个受伤的同志不能动，她把第一个背到山上，又回头来救第二个，最后把他们都救出来了。可是她自己，等一切做完了以后，发现全身上下有四五处伤，衣服全都叫血浸透了，直到这一刻，她一点力量也没有了，一下子倒下去了。再后来，别人又把她救了过来，她又背起药包上了前线。

“那金达莱呢？”

“是她从炸弹下救出来的那个战士，后来从埋自己的那堆土上采下送给她的。”

“怎么又转到你手里的呢？”

“那是当我在朝鲜战场，找到那位女医生向她采访时，她又把这朵珍贵的花儿送给了我。”

杨朔讲完这个故事，又从他的本子里取出一张照片，是个志愿军女战士，短发，眉目清秀，看来不到二十岁。

“她就是宁医生。”

我怀着深深的敬意，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女英雄。

“她有一个伟大的诗一般的灵魂。她生长在英雄的时代，英雄的时代出英雄呵。”他像吟诗一样在自言自语。

这个故事，早在五十年代他就真实地记载在一篇散文里，题目就叫作《英雄时代》。过去很久以后，我才听说杨朔讲的这个故事并不完整，他隐藏了一个动人的尾巴。那就是当他去向英雄的女医生进行战地采访时，女医生刚刚打开话匣，敌机又来轰炸，当一颗炸弹向他们飞来的时候，杨朔心急眼快，一把将女医生推到旁边的壕沟里，他自己抱起药箱翻滚到掩蔽处。等到敌机过后，他们发现刚刚坐过的地方，有巨大的弹片，但在他的《英雄时代》这篇散文里，却将这一精彩之笔略去了。

疗养所里不断人来人往，不论谁家的客人，都会给大家带来乐



趣。有一天，忽然有一个女同志拜访杨朔，她年青，短发，眉目清秀。可以看出，她的光临，给杨朔带来巨大的快乐。她是谁呢？人们都好奇地作着猜测。

他们在沙滩上散步，笑声朗朗。

“你的客人是谁？”

“最可爱的人。”——他回答。

我突然惊喜地认出，她就是那个姓宁的女医生！

但杨朔表示，客人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。他只说她现在是秦皇岛一个医院的医生。当天下午，又来了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同志，原来他是女医生的丈夫。他们三人又一起亲密地在海边上散步，并且一同朗诵一首志愿军战士的小诗：

我们永远不能忘记，  
那死去了的战友的姓名。  
我们永远万分珍惜，  
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。

他们和那光艳明丽的晚霞，一同进入了画中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女医生走时，杨朔将他保存的粉红色的金达莱，又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还给她。

美好的时光，飞快地流逝。不知不觉过去了几个月。一天早上，凉风习习，大雨飘飘而下，似乎已经听到秋天的脚步声。我没吃早点，就冒雨跑到海边去观赏雨景。只见云雾茫茫，波涛汹涌，沙滩上静悄悄。穿过雨帘，突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人，两脚踏着浪花，衣服淋得精湿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杨朔。

“你在海边听雨吗？”——我问。

“不，我在寻找那个伟大人物的足迹。他可能就站在这里，吟出他那光辉的诗篇。”

于是我们共同朗诵“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，……”正在这时，突然发现不远的浪峰上，高高浮出一个人，随即又沉没下去。杨朔“啊”的一声，奔跑几步投进了波涛，不料又是一个浪峰，把他压在漩涡里。正在危急之时，他又从水的深处被轻轻地托出，托他的正是刚才与波涛搏斗的那个人，没想到竟是个少年！他嘴唇冻得发抖，顽皮地站在我们面前。

“这样的天气，你怎么在玩命？”——杨朔带有几分怒气地在教训他。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”——我问。

那少年竟不回话，嘲讽地打量着岸上的两个“落汤鸡”，突然哈哈地笑着，又钻进翻卷着的波涛，不见了。

半晌，杨朔才恍有所悟地叹息了一声说：“原是我怯懦呵！”

于是，我们继续朗诵：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”

这时，我已得知，杨朔要提前返京，有一个重要的外事任务在等着他。

我惋惜地说：“你走了，也把你的诗魂带走了。”

他答：“不，我要把它留给大海，让大海把它洗刷得更纯洁一些吧。”

七、八年过去了。谁能想到在一九六八年，这个有才华的同志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所迫害，一颗火热的诗心，竟停止了跳动！正如他的一首诗所表明的：

自有诗心如火烈，  
献身不惜作尘泥。

又是十年过去了。但我相信，他那纯洁的诗魂，仍然活跃在深深的大海之中。

**韦芑** 原名张月琴，1922年生于江苏常州。曾在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学院、平山华北局工作，后在《工人日报》任记者，在《人民文学》任编辑，在作协天津分会从事专业写作，又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工作过。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小说集《母与子》及长篇小说《从前有个姑娘》等。

## 埋藏的明珠

落地灯那柔和的湖蓝色灯光斜照着他，在墙上投下了孤寂的身影。他，白发苍苍，满脸皱纹，皮肤干枯而粗糙。看来他好像七十开外了，其实，了解他的人都记得，他不过六十三四岁，由于前额早已秃顶，秃发的那个部位闪闪泛光，因而无可抗拒地被宣告着：人生终于跨越了最后一个界碑，进入老年了。

此时，夜阑人静，他还在聚精会神地认真读着当天的报纸——这是一篇有关迅速落实政策、安排干部工作的社论——品尝着每个句段，摇头晃脑地捉摸着一些论点，情不自禁地拍着身边的小茶几。他重复着社论里的句子：

“要把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，绝不可强加于人……”

他放下报纸站了起来，那高大的身躯几乎遮住了灯光。他伸展了一下有力的臂膀，双手插腰激动地在地毯上来回踱步，终于，控制不住地长吁一声，对着墙壁朗声说：

“一切诬蔑不实之词，提得好，确切！说到点儿上了！多少好同志在等着‘解放’。明明各方面历来表现很好，他们偏要迫害！”

八年的监禁审查，养成了他自己跟自己说话的习惯。每当他抑制不住那汹涌起伏的感情时，便独自高声说着话，甚至双手挥舞；有